

說郭

續十四

12
6
130



412
6
130

說郭續目錄

弓第十四

南翁夢錄

黎澄

公餘日錄

湯沐

中洲野錄

程文憲

三餘贅錄

都甲

懸笥瑣撰

劉昌

蘇談

楊循吉

吳中故語

楊循吉



說郭續目錄

庚巳編 陸燦

續巳編 郎瑛

長安客話 蔣一葵

快雪堂漫錄 馮夢禎

雲夢藥溪談 文翔鳳

○聞雁齋筆談 張大復

鬱岡齋筆塵 王肯堂

南翁夢錄

明 黎澄

藝王始末

安南陳家第八代王諱叔明明王第三子次妃黎氏所生也為王子時號曰恭定性淳厚孝友恭儉明斷博學經史不喜浮華 家舊例有子既長即使承正位而父退居北宮以王父尊稱而同聽政其實但傳名器以定後事備倉卒爾事皆取決于父嗣王無異于世子也初明王庶長子既立是為憲王而嫡子始



生長曰恭肅癡味不任人事次日祿星年未出幼而
憲王歿且無嗣祿星承父命繼立是爲裕王庶兄恭
靖拜太尉恭定拜左相恭定忠信誠確事君與親謹
慎毫髮人無間言接物不親不疎臨政無咎無譽明
王棄世居喪三年淚不乾睫服除衣無綵色食不重
味菴蘿果海豚魚是南方珍味自此絕不到口事裕
王十有餘年裕王夭而無嗣大臣議曰左相甚賢然
兄無嗣弟之義乃以國母令召立恭肅子忘名爲王
是時恭肅亦已早世子既立以衆議進拜太尉爲太

宰左相爲太師左相弟恭宣爲右相恭肅子少不學
好游俠人言妾母私通外人楊氏所生故爲宗族素
所輕賤既嗣位居喪無戚容舉動多失禮擢用親昵
小人蔑視祖父卿士不滿恭年宗族無狀者相與作
亂既捕獲誅戮連累枉殺甚衆又潛謀盡去陳氏之
有名目者乃殺太宰于家太師夜遁迄且宗族官寮
盡挈家奔都城爲之蕭索太師問道得至窮邊蠻峒
意欲自盡左右持之峒人留寓旬月人頗知之宗族
官寮相繼尋至恭肅子遣軍追捕者亦盡歸投右相

唱率羣寮勸請還都以清君側太師嗚咽謝曰諸君
早返城邑善護明君易亂致治尊安社稷某死亦受
賜某得罪于主脫身逃竄待斃山林幸矣豈敢有他
諸君幸勿相迫衆皆誼譁不已再三懇切上書誓死
無易逼請就途肩輦出山遠近雲集歡聲震天將至
都三百里老將阮吾郎教恭肅子出手書罪已辭位
已而擁出迎謝恭肅子伏地請罪太師亦仆地相抱
慟哭盡哀曰主上何至如此臣之不幸豈意有今日
也右相拔劍厲聲曰天命討罪罪人安得多言相王

豈可以煦煦之仁失于大義乃叱將軍掖去促有司
備禮奉太師卽王位廢恭肅子爲昏德公王入城謁
廟涕泣告曰今日之事非臣意所及以社稷故不得
辭免有乖忠孝慙懼在懷願自黜尊榮以少酬素志
乃下令勿用兵車輦衣服器物黑漆無以金寶丹朱
其餘飲食服用依前節儉終身之喪歿世無改乃革
亂政率舊章明賞罰用賢良以已子不才難堪大事
暮年使弟右相嗣位而同聽政是爲睿王先是占城
乘國釁數來寇睿王卽位三年乃親伐占城敗績不

返王以睿王之子琨嗣位久之琨聽奸臣行不道王
憂社稷傾覆涕泣而廢之號曰靈初公以王小子顥
入嗣位是爲順王歷七載父王薨時洪武二十七年
甲戌葬于安生山謚曰藝初藝王爲兒時八九歲侍
明王適床上有竹奴試命詠之乃占口應曰有偉此
君中空外勁削汝爲奴恐傷天性明王異之佯叱曰
此不成語勿記錄乃戒師傅毋令作詩君子謂天命
有兆誰能禦之後果然矣卽位之後盡取兄弟姊妹
子女孫姪之孤幼者鞠養宮中視同已出宗族遠近
咸被恩憐有遭亂後貧窶不能婚嫁者婚嫁之未葬
者葬之未泐支流莫不收錄翕然戚里益若春和國
人化之俗漸淳厚此土之君斯其賢者歟

竹林示寂

陳氏第三代王曰仁王旣傳位世子乃出家修行刻
苦精進慧解超脫爲一方祖師庵居安于山紫霄峯
自號竹林大士其姊號曰天瑞多失婦道大士在紫
霄聞姊病亟乃下山往視謂天瑞曰姊若時至自去
見冥間問事則應曰願少待我弟竹林大士且至言

訖還山數日至庵分付弟子後事奄然坐化天瑞亦以是日卒

祖靈定命

仁王示寂時其子英王未有嫡嗣止有庶子意且待嫡子而後定嗣位至茶毘後封骨時子孫環拜舍利飛人庶孫袖裏而放光既收又入英王拜曰敢不奉命收之乃定尋以庶子爲世子既久嫡母生男不育庶子終嗣王位是爲明王

德必有位

明王既嗣王位久之嫡母生男至周辟時英王巡邊在外家事先決于嗣王有司以周辟禮請乃命以世子例行之有司以王故難之王曰何疑乎初以嫡嗣未生故我權在此位今既生矣待長復辟何難曰此事前古多危請慎思之王曰順義行之安危何足慮也卒以世子例行之暮年而嫡嗣歿王甚哀之君子謂明王誠心不顧于安危讓德克光于今古傳曰有德者必有其位其斯之謂歟

婦德貞明

陳睿王正妃黎氏靈德之母也初睿王出師不返妃乃披剃爲尼會藝王以靈德嗣位妃爲之辭讓不得乃涕泣謂親人曰吾兒薄福難堪大位足以取禍爾故主棄世未亡人惟欲速死不欲見世事况兒子之將危乎乃精修苦行朝夕經懺以報主恩不五六年燃臂煉頂無不備至遂以入定示寂後至靈德見廢人皆服其藻鑑先知且感事君之誠貞婦之節一歸佛氏便造門庭如此之深也誰不哀傷而嘉獎乎雖陳家先世妃嬪多有賢者而此妃出于其後又欲過

之何其偉歟

聞喪氣絕

陳太王女號曰韶陽方坐蓐時王已旬月不豫數遣人起居左右給曰王已平復無事至棄世日忽聞鍾聲連響曰得非不諱事耶左右給之不聽乃慟哭長號氣絕瞑目而逝

文貞鯁直

朱安號樵隱交趾上福人也性廉直剛介居家爲好讀書學業精醇名聞遠近弟子盈門相繼躡青雲登

政府者往往有之安恬澹寡欲不赴應舉至元間陳氏明王徵拜國子司業授世子經尋遷大學祭酒明王歿其子裕王逸豫怠于聽政權臣稍多不法安數諫不聽又上疏乞斬姦臣七人皆權幸者時人號爲七斬疏既入不報安乃掛冠歸田里後裕王歿國頗亂羣臣迎立藝王安聞之大喜杖策上謁旋乞還鄉以老病辭不受封拜乃賜號文貞先生厚禮送回久之壽終于家都城人上景仰高風莫不嗟悼昔安弟子爲執政者時來問候拜床下得與談話片言而去

者甚以爲喜有不善者切責唾罵甚至呵叱不納其清直嚴正名聞一時凜然可畏吁其善哉

勇力神異

安南李氏時清化人黎奉曉生而魁偉異常飲食視人十倍年十二三身長七尺適有外寇侵境虜掠甚衆隣里倉皇罔措奉曉語其父母不可隨人奔忙但多作飯與兒子飽吃一頓今日殺賊救民易如反掌飯畢持一短刀俗呼爲斫刀者伐木爲兵直衝賊陣縱擊潰走盡獲隣邑被虜者千餘人而還李氏賞賜

除授固辭不受乞賜田地以自耕食耳有司議定頃
畝奉曉曰臣以斫刀破賊願擲斫刀所至爲界許之
擲至十餘里悉以與之後人因此凡賞功田名之曰
斫刀田使領軍辭以不能願居田里待用兵時請爲
先鋒破陣報國而已後十餘年召爲先鋒以十餘人
擊數萬餘賊衆封威遠將軍仍在田里壽終于家

奏章明驗

交趾太清宮道士名道甚元世祖至元間爲陳太王
祈嗣拜章畢乃白王曰上帝旣允奏章卽命昭文童
子降生王官住四紀已而後宮有孕果生男兩膊上
有文曰昭文童子學頗明顯因以昭文爲號年長其
文始消至四十八歲臥病月餘諸子爲之建醮請減
已壽以延父齡道士拜章起曰上帝覽章笑曰何乃
戀俗欲久畱乎然其子孝誠可允再畱一紀病乃瘳
後果有十二年壽

公餘日錄

江陰湯沐

丙辰同年道選

予丙辰同年進士選南北道者前後共六十七人自
逆瑾專柄正德五年以前轉至堂上者有楊武甯臬
陳天祥季春瑾敗五年以後者則有劉玉鄭陽李鉞
而陳甯則前後咸在焉前旣什而後復起者何天衢
劉玉鄭陽陳琳季璽姜佐韓廉葛浩貢安甫張鳴鳳
潘鏜郭東山胡獻不才亦與其列若前後以終養不

起而卒累承恩典者唯陳茂烈一人而已

臺中辦事吏役

予頃備員臺侍時凡撥到辦事吏典除呈印送印報朝隨朝此外更無別項遣用如私舍間有供事須預省知且有飲食之犒彼方樂用今則不然出而訪客則隨馬挈衣入而在家則守門接帖此在堂老尚有不忍若是其遇者彼方甘焉此雖吏役之貴賤亦可以占世道之重輕矣

丙辰進士姓名對

弘治丙辰禮闈定榜後諸主司以所取士子爲對句有曰夏鼎周鼎對以孟春季春有曰蔡中孚對以吳大有意每科或然如癸丑則有高達高文達吳鵬吳一鵬之類但不若是科之妥切且巧耳

光孝寺詩僧詩

永樂初有吳僧聰聞及寄鉢于吾邑君山光孝禪寺善聲詩其徒有從學者屢請之未見啓受一日同行晚眺口占一絕云粥罷行來坐看山何人學得老僧閒農家未熟黃昏飯一縷清煙出樹間曰此絕法也

音趣雅適時頗取之然不耕坐食之罪正恐不免于
自首耳

成化己丑舉子破

成化己丑會試涯翁同考論語出老者安之朋友信
之少者懷之三句時有一舉子云在人有其等聖人
等其等涯翁聞之謂曰若還如此等着他等一等亦
歐文忠秀才刺試官刷之意可見古今欲變文格者
同一揆耳

一秋兩元

景泰丙子鄉舉吳啓文舉以春秋學生發解應天徐
泰士亨以書經監生發解順天皆邑人同學真可謂
一時盛事四方寡媿矣

使臣採樵婦吟

成化初遣官分采實錄有某進士者當往某處有司
彙集詩文以上彼獨取樵婦吟一首云與郎相期月
上來及至月上郎不來妾在平地見月蚤郎在深山
見月遲蓋得古體也今讀之宛然怨而不怒之意聞
之金陵姚大章今失其士之姓名及使地云

錢太常噓聯

成化中莆田陳師召先生由翰林陟南京太常寺卿
瀕行時同年同家多有郊餞者而門生故吏亦不少
繾綣之餘座有客出一對句云師友惜分離不陞南
大常也罷隨有對之者云君臣欣際會便做大學士
何妨前輩一時噓笑俱有情義

作宦不可輕興革

近世後輩作宦者少有弛張人或許可輒自矜炫孟
浪曰我興某利貧已有濟我革某弊奸已有休不
呈達于當道而且榜示于所屬此好名近利之言多
見其不知量也嘗聞周文襄巡撫江南時作感懷詩
云法在恤民民反病事因除弊弊逾增以此老尚爾
云然而後生初仕可以妄道耶若此者不惟爲識者
所鄙而反爲奸人所嗤矣

樣曆

我朝大統曆每歲各省俱降自禮部有所謂樣曆者
依式翻刻不敢更寫其印篆則欽天監曆日印亦先
降以俟用者成化之後西北如山陝河南東南如江

浙湖閩俱有解送兩京各衙門者近雖言官論列亦未罷止豈本監成造實少而京師仰用故多耶竊意當有調停之法可也

村社占年

村社占年之說自古有之如雨旱驗生草如麻麥驗雪往往無爽有不待求之天文書者蓋耆舊之在鄉井閱世久歷時多觀化廣見事熟必有所試而云然非孟浪也

不由翰林謚文

國朝有不由翰林而得謚爲文者吏部尚書姚大章夔曰文敏魏君房驥曰文靖吏部左侍郎葉與中盛曰文莊右副都御史吳敏德訥曰文恪按謚法勤學好問敏而好學施而中禮慈愛惠民剛柔相濟道德博聞皆所謂文諸公必皆備焉殆不止于詞藝之一長而已然尤有位翰林侍講如劉求樂球而復謚爲忠愍者蓋尤舉其所重哀其所遇而云然耳

仕無足心

古人入仕者有眼前何日赤腰下幾時黃之詠旣進

復曰眼赤何時兩腰黃幾日重豈仕宦無休勢而仕者無足心云然耶昔蘇公賀六一致仕啓有曰山林之士猶有降志于垂老而況廟堂之舊欲使辭福于晚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賢愚共蔽今古一途信斯言也

詩句全用書語

詩句全用書語如子美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子瞻君獨不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近見西涯懷麓續稿題水竹居有七八月皆盈兩三竿也是卞華伯席戲客有狀元自是渴睡漢宰相須用讀書人雖有裁剪渾無痕跡俱可法也

英氣客氣當辨

英氣不可無客氣不可有有英氣便能卓立有客氣便是忿爭始廣東監臨蒼毛鳳鳴崗提學若余本子華二人者俱非有大過惡祇緣各好勝認真毛以御史自任余以翰林自居遂至不相下畢竟相毆相訐然此皆非士夫之所爲也但今後生小子以客氣認爲英氣所謬多矣

中洲野錄

鄱陽程文憲

宋蘇文忠公作志林范文忠公作東齋紀事凡有
禪王化關風教者必錄之然而詼諧嘲謔鬼神夢
幻之事亦皆雜志其間而弗棄二公之作古稗官
野史之類也淳熙間宣校郎龔明之嘗模倣其意
有所謂中吳紀聞者出余何人也安敢捧心而效
顰哉蓋少而螢燐圭竇壯而匏繫塵鞅聞見有涯
事變無際能服膺而挂牙頰間者殆不多得矣垂

老而歸陶然既醉麴然且卧蛙井醞甕之外竟不知天曾許大耶竊以厮養無所用心不若博奕者爲猶賢顧博奕又非予所能間據疇昔蝸涎蹄滲之說召子口授而手筆之若類二公所必錄者亦必錄之固也若夫二公所弗棄者脫匪感創攸寓得無去取乎哀帙旣成命藏巾笥廣增痛訂尚屬望于該博之君子嗚呼幽人羈客助詞鋒資談柄未必付之爲贅疣枝指也借曰於世道有補則余豈敢

養全死國

饒郡程養全元壬辰舉進士官至鉛山判與郡教范堯臣董宗文陸元慶李晉齋湯思敬郡士楊本講論治道於范松之下好事者繪爲圖題曰松間六客養全以文章鳴於時元季兵亂死國事其臨危自祭文曰幼學壯行剛直自任非腐儒也出身科第官至七品非賤夫也寧國龍游粗著廉介非污吏也年逾五十爲國而死非正命猶正命也遺筆有曰腳踏實地心契蒼穹親擢科第顯立軍功爲國宣力受屈而終

死而有知當廟食乎汭川之東

芳谷出使

徐芳谷字明善鄱陽人至正間任江西等處提舉嘗
奉使交阯國其王子陳日炫聞公善詩舉卮酒立召
索吟公遂口占云乘傳入南中雲章照海紅天邊龍
虎氣南徼馬牛風日月八荒燭車書萬里同丹青入
王會茅土祚無窮日炫遂納款奉貢公聲名大振

梧岡自守

宋程瑞字希鳳饒人也號梧岡幼抱一賦與同郡馬
廷鸞相友馬先魁天下以書報梧岡曰秋風槐黃槌
吏已經始而疑終而信已而果然豈意劉蕡下第我
輩登科寧無厚顏耶公亦不介意公自知命與時違
非文之咎遂退隱居清白自守談道自娛雖馬登政
府公亦未嘗以仕進干嘗詠梅詩云清淺溪橋水短
長籬外枝這些風骨異瘦盡古今詩此可以想見其
清才峻節云

丁李二提學正直

潤州丁補齋先生璣督廣東學政渡江有司具牲醴

請祀水神先生笑曰舟乎或沉或浮神何預焉至中
流風濤作而舟覆李空同先生夢陽督吾省學政渡
江有司亦有此請者公怒命從者縛神投諸江且曰
以水神而投諸水得其所哉得其所哉竟無恙噫二
公辟邪衛正之心一也而安危頓異盖有命焉豈神
之所得而禍福哉

李公治郡

李公聰廣之順德人成化丁未以監察御史來守於
饒歲旱或告以如故事謁廟設壇延巫祝以禱之公
曰佳心可以格天何虛文誦瀆爲哉遂省刑罰釋無
辜齋沐外寢再拜籲天隨禱而應治嘗厄於火雖暮
夜公必往拯之曰延火之舍不絕則薰天之勢難遏
乃令繫綆於楹棟間親自下車先民爲力挽拽之民
止公曰貴重之體安能勝此勞耶公尚不輟屋將傾
民恐傷之呼號扶護而去饒尚元夕張燈之俗公亦
夜出觀之或簫鼓而歌懼公來而止遂令勿過忻然
下車旣聽且和之噫他人處此必以妨清譽爲嫌公
則偕樂之念愈著愛民之譽愈彰非治化之素敷於

人者疇克爾哉

諷觀競渡

鄱陽高舉登永樂甲申進士拜監察御史罷歸居林谷間謝絕人事不入城府一日掉小舟至城下時值重午郡守飲月波樓以觀競渡舉微服箕坐舟上守怒逮之至令其供不合狀舉遂書一絕云 皇后升遐未一年今春 先帝又賓天江山草木皆垂淚太守如何看畫船守詢之知爲高侍御大慚而延納之公拂衣不顧而去

梅谷化妻

鄱陽何梅谷英妻垂老好事佛自晨至夕必口念觀音菩薩千遍梅谷以儒學聞於時止之則弗從弗止恐貽笑士論一日呼妻至再且三隨應隨呼弗輟妻怒曰何聒噪若是耶梅谷徐答曰呼僅二三汝卽我怒觀音一日被你呼千遍安得不汝怒耶妻頓悟遂止

彭綏之嘲友

樂平彭福字綏之舉進士守泰州爲人剛介自守以

直道忤於部使者而歸時寓鄱陽有故舊新登進士
第者歸饒緩之具酌邀之值微雨累速不至緩之遺
以詩云倘來名利若游塵何事痴兒太認真咫尺泥
途行不得山陰雪夜是何人人多傳頌之

郡學古蹟

府學基古報恩寺卽今天寧寺也元時寺僧游湘蜀
間抄化巨木創治之緝宇雄偉但未設佛像耳 大
明兵至凡 文廟不毀僧借宣聖牌位置殿中得免
後生徒遂以爲郡庠旣而奏取者三而充者三此

可見 聖祖崇儒重道之盛事也宣德中有僧書對
於方丈云萬間廣廈歸寒士一榻閒雲卧老僧有士
人竟以文字易寒字云

彭泰州寄邑尹

弘治間樂平有趙尹考滿還任邑中士夫皆趨迓之
時泰州守彭公福獨以詩投之云泊陽纔駐使君標
本欲趨迎懶折腰莫怪野人踈禮節好從楊晝說陽
橋人皆莫喻其意一日編修程念齋見之笑曰緩之
譏我邑中人深矣盖用宓子賤事也考之劉向說苑

子賤爲單父宰過於楊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晝曰
諾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
賤曰奈何晝曰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魚
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
厚味子賤曰善未至單父冠蓋迎之交接於道子賤
曰車驅之車驅之夫楊晝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
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人亦占彭
之介程之博也

周氏世壽

崑山周壽誼年一百一十三歲生於宋而鄉飲於洪
武六年子孫皆有百歲家建世壽堂六世孫震正德
中令鄱陽出世壽卷士夫多題詠之上海陸子淵先
生以編修使饒跋其卷曰夫金玉之純固也山岳之
靜常也松柏之茂貞也物且然矣若周之世壽固有
本哉深竊論壽誼公之壽足以繫興亡之故爲不徒
矣三代而下惟宋失天下爲無罪惟元興最爲事變
嗚呼能夷人數百年宗社於強弓健馬之間而不能
禁一老坐觀其子孫之漸盡瓦解何其快也若公者

手挈華夏之禮以還華夏之主於克華夏之日何其
奇也公六世孫震字世亨以名進士筮仕鄱陽令嚮
往未艾是能輔毘華夏之道以昌公之世者而又不
獨爲壽而已矣世亨其懋之哉深至鄱陽觀是卷而
書之公生於宋景定之某年鄉飲禮行於 皇明洪
武之六年卒於鄉飲後五年震生於成化之某年舉
進士於正德之六年深書於七年是震令鄱陽之明
年也

周古象廬墓

周古象蘄水人生元末事親孝遭喪亂入贅於淮不
見笑容妻詰之告以故遂歸尋母葬之廬墓三年妻
亡終身不娶淮西僉事幹克莊求見不遇畱題日事
親未必可曾參職分當爲每愧心今日風來飄忽動
抱琴更入白雲深復爲立孝里門

三餘贅筆

東吳都印

夜半日出

漢封禪記云泰山東山名曰日觀雞一鳴時見日始
 出近闕島夷志云琉球國有大崎山極高峻夜半登
 之望暘谷日出紅光燭天山頂為之俱明又宋學士
 集云補怛洛迦山在東大洋海中雞初號遙見東方
 日出輪赤如火流光燭海波閃爍不定唐人詩云海
 听夜深嘗見日非虛語也

古字相反

古字有相反者武王日子有亂臣十人是以亂爲治也易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息爲長也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禮曰衿纓皆佩容臭是以臭爲香也禮曰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是以坐爲跪也如此類者甚多

飲食必祭

古人每飲食必祭未有不祭而飲食者今之釋老食時猶祭而士大夫乃反不行古云禮失而求之野此亦可見

十友十二客

宋曾端伯以十花爲十友各爲之詞茶藤韻友茉莉雅友瑞香殊友荷花浮友巖桂仙友海棠名友菊花佳友芍藥艷友梅花清友梔子禪友張敏叔以十二花爲十二客各詩一章牡丹賞客梅清客菊壽客瑞香佳客丁香素客蘭幽客蓮靜客茶蘼雅客桂仙客薔薇野客茉莉遠客芍藥近客敏叔名景修宋禮部郎中吳中人

傳書鴿

鳥之中惟鴿性最馴人家多愛蓄之每放數十里或
百里外皆能自返亦能爲人傳書昔人謂之飛奴一
友言家有老僕正統間嘗以事往淮陽一日大風雨
有鴿墮逆旅主人屋上困甚主人將取烹之見其足
繫書一封裹以油紙視其封蓋此鴿自京師來才二
日耳主人憐之不敢啓封乾其羽毛縱使飛去

艾一壯

醫家用艾一灼謂之一壯沈存中云以壯人爲法其
言若干壯壯人當依此數老幼羸弱量力減之

梓潼神

梓潼神祠在處有之而學宮事之尤謹按梓潼爲四
川屬縣四川上直參宿參有忠良孝謹之象其山水
深厚爲神明之所宅或謂斗魁爲文昌六府主賞功
進爵故掇科之士往事之或謂神爲張宿之精詩所
謂張仲孝友是也其說不可深考

晝夜百刻

晝夜有十二時十二時有百刻一時八刻以十二時

計之止九十六刻餘四刻不知何在或以問予予曰
天地之間不過陰陽兩端而已晝夜者陰陽之象也
以晝夜而分之則有十二時以十二時而分之則有
百刻以百刻而細分之則又有六千分焉非陰陽之
數止於此也蓋陰陽無窮盡者愈推則愈有姑以六
千分而爲之限耳故以一刻言之則得六十分八刻
六八四百八十分亦多二十分蓋八刻有上四刻下
四刻上四刻如初刻正也有初初刻多十分焉合二
百四十分所以十二時一百刻而總六千分也

吳綾出火

吳綾爲裳暗室中力持曳以手摩之良久火星直出
蓋吳綾俗呼爲油戛子工家又多以脂發光潤人服
之體氣蒸鬱宜其致火也

鹿角

今官府衙門列木於外謂之鹿角蓋鹿性警羣居則
環其角圓圍如陣以防人物之害軍中寨柵埋樹木
外向亦名曰鹿角

道家南北二宗

今之道家有南北二宗其南宗者謂自東華少陽君
得老聃之道以授漢鍾離權權授唐進士呂巖遼進
士劉操操授宋張伯端伯端授石泰泰授薛道光道
光授陳抃抃授白玉蟾玉蟾授彭相其北宗者謂呂
巖授金王嘉嘉授七弟子其一丘處機次譚處端次
劉處玄次王處一 次郝大通次馬珏及珏之妻孫不
二此外又有所謂全真者其名始嘉蓋嘉大定中抵
寧海州馬珏夫婦築庵事之題曰全真由是四方之
人凡宗其道者皆號全真道士

滹沱

浙中人家水溝多用陶瓦爲之如甕突狀名之曰滹
取其流通不壅滯也此地少水人家多於山上置閘
蓄水遇旱歲開以灌田名之曰滹取滹然之義也

風馬牛

書云馬牛其風左氏傳云風馬牛不相及蓋牛順物
乘風而行則順馬健物逆風而行則健

葷

葷生背陽濕地風味殊美然間有毒者食之往往殺

人周公謹齊東野語嘗載其事近傳一法煮時和燈
心草或以銀簪淬之若燈心與簪色黑卽有毒棄之
勿食

辯鳥雌雄

鳥之雌雄不可辯者視其翼左掩右爲雄右掩左爲
雌一說拔其毛置水中沉者爲雄浮者爲雌

戒指

今世俗用金銀爲環置於婦人指間謂之戒指按詩
注古者后妃羣妾以禮進御於君女史書其月日授
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
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旣御者著於右手事無大小記
以成法則世俗之名戒指者有自來矣

老醫少卜

世言老醫少卜則醫者以年老爲貴卜者以年少爲
貴老醫人皆知之問之少卜不知何謂按王彥輔塵
史云老取其閎少取其決乃知俗語其來久矣

鍾馗曆日表

唐故事歲暮賜羣臣曆日并畫鍾馗劉禹錫有代杜

相公謝鍾馗曆日表云圖寫威神驅除羣厲頒行元曆敬授四時弛張有嚴光增門戶之貴動用協吉常爲掌握之珍又有代李中丞謝鍾馗曆日表云續其神象表去厲之方頒以曆書敬授時之始

急須僕憎

吳人呼暖酒器爲急須呼暖飲食具爲僕憎急須者以其應急而用吳人謂須爲蘇故其音同僕憎以銅爲之言僕者不得竊食故憎之也

雷公電母

俗呼雷電爲雷公電母然亦有所本易曰震爲雷離爲電震長男陽也而雷出天之陽氣故俗云雷公離爲中女陰也而電出地之陰氣故俗云電母

彖象

或問易之彖象何以取義予曰繫辭已有明說不必深究舊嘗見一說云二字皆假獸以名彖爲大豕行則俯首一望而全體皆見故統論一卦之體取以喻之象有六牙故六爻之義取以喻之

鬚眉髮

人之鬚眉與髮皆毛類也而鬚下生眉橫生髮上生
或問予亦有說乎予曰鬚腎屬也腎爲水水潤下故
鬚下生眉肝屬也肝爲木木旁敷故眉橫生髮心屬
也心爲火火炎上故髮上生

古玉器

古玉器有奇特細巧非人所能雕琢者多傳鬼工所
爲予曰非也此皆昆吾刀及蝦蟆肪_也所刻按本草
云蝦蟆能合玉石陶隱居亦云其肪塗玉則刻之如
蠟但肪不可多得取肥者剉煎膏以塗玉亦軟滑易

琢惜未嘗試耳

卅卅字

今書卅卅二字按說文云卅音入二十并也卅先合
反三十之省便古文也國語有云行玉卅穀者正作
此字泰山秦碑亦云皇帝臨立卅有六年是則又以
四字爲句而以二十爲一尤明白矣

角三美

譙樓畫角之曲有三美相傳爲曹子建作其初美曰
爲君難爲臣亦難難又難再美曰創業難守成亦難

難又難三美日起家難保家亦難難又難今角音之
鳴鳴者皆難字之曳聲耳

懸笥瑣撰

姑蘇劉昌

峻偉

軒公覲持已甚嚴遇人無問賢否悉峻拒之不與按
居南都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至則屏居一室撤去
侍炬朝衣端坐寂無一言待鼓嚴而出禮畢不告於
同事者竟御肩輿而歸同事者聞其來不悅與處皆
避去平生峻偉之節惟恃公牘之存間令吏寫數十
大冊以爲他日傳世考此足矣於紀載之文一無所

好及卒朝廷修英廟實錄從其家求公行實無有也

忠直

王端毅恕歷仕四十五年凡上三千餘疏皆忠直凱切蓋憂世之志如范希文濟世之才如司馬君實直諫如汲長孺惠愛如鄭子產年九十矣猶考論古今不忘憂國

薦才

况鍾在蘇州興學禮士儒生貧寒者多有所給於是爭獻詩鄒亮獻二十首鍾獨稱賞欲薦其才于朝命

有以匿名書數亮過失潛揭於府治大門外鍾得書嘆曰彼欲沮吾薦正欲速成亮名耳遂奏亮才學可用召試授吏刑二部司務轉監察御史其勇于爲義類如此

惠政

况公鍾治蘇剛果敏達不畏強禦有惠政九載滿去郡民赴闕留者八萬餘人歌曰况青天朝命宣宜早還又曰况太守民父母願復來養田叟遂再遣任楊文貞贈以詩曰十年不愧趙清獻七邑又迎張益州

在郡十有一年卒于官士民繪其像祀於范文正公之祠

矜才

王汝玉作神龜賦 上親定爲第一召解學士謂曰汝玉賦第 卿賦次之何也縉曰汝玉文辭甚妙臣實不能勝 上喜時安南平乃詔新城侯與六部賀表皆令王汝玉撰既上 上覽之益喜時黃文簡公淮侍側 上曰汝玉誠俊才朕觀其所撰表誠不厭文簡公叩首言汝玉以是自矜退多後言王孟揚亦

不自安南還得臯乃與汝玉先後下獄死獨王達善仕至翰林侍讀學士卒

夫婦如賓

五代葛從簡爲忠武節度使聞許州富人有一玉帶欲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夜卒踰垣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嘆曰吾公欲欲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而告之使其速以帶獻遂踰垣而去不知其所之此與晉使鉏靦刺趙盾相似盾篤於君臣富人篤於夫婦皆足以感人益見

天理民彝之不可滅如此

龍卵

成化五年六月初五日河決杏花營水及堤明日三司以牲醴致奠既歸有一卵浮於河大如人首下銳正圓質青白微具五色又多鰲黑點漁者得之守河者以十疋布易焉因馳以告始觀之甚恐以手撼之中汨汨作水聲又甚重氣煖而澤潤不知何祥也或曰龍卵吾聞龍有胎未聞卵生或曰蛇亦卵生此固其類也越三日予遇和僉憲于州橋西見圖其狀于壁且書其上曰玄珠占法江湖見龍卵主大水又聞前一日卵送開封府皆懼不敢收守與判相却之門墜于地中惟水而已

菊有黃華

吾鄉范文穆公至能作菊譜言月令以動植志氣候如桃桐輩直云始華而菊獨云菊有黃華豈以其正色獨立不伍眾草變詞而言之與予始甚疑之信如譜中所載其色已不勝其多而月令獨云菊有黃華何也及來河南行熊耳錦屏弘農嶠函諸山時正秋

草木俱衰謝盡山上下暨水厓籬落皆黃菊大如錢
藜生粲然乃悟河南爲中州得風氣之正黃爲正色
而正秋時着花隨地皆有此月令紀候所以獨言之
也然則如譜中所載諸品得無人智力變幻所致與
則其見述于月令宜矣

絕筆詞

曾狀元子啟名榮永豐人仕爲少詹事兼侍講學士
善艸書能詩歌稱江西才子有薦一士人至者旣入
內將試上曰堂堂翰林獨無一人如彼者乎衆以子

啟應詔御試天馬歌子啟之文先成文多溜亮士人
後成詞復蹇澁上立賜子啟瑪瑙帶始授士人官由
是子啟寵遇日至旣而有疾自惟不可起乃捉筆書
曰宮詹不小歲周非天我以為多人以為少易簣蓋
棺此外何求白雲青山樂哉斯丘卒贈禮部侍郎
學與才不同

翰林侍講劉公鉉子始舉進士以鄉曲上謁踰年公
始報禮坐定言年來老嬾不欲與人競相往來必俟
有來者可報則報之此雖迂濶而簡于接人亦省事

又言吾鄉國初仕翰林者梁用行滕用亨皆博學能
文章每有所作必旬日始成王汝玉時爲贊善目爲
文數篇諸老先生驚嘆傳觀則曰此皆吾所讀書非
有所加也何故其速成如此今翰林吾吳中二三人
吾每作文必旬日始成而張士謙益則日作數篇信
學與才不同蓋公隱然有自負者

僧殺牛

浮屠大有無賴者竄其中向時襄陽石賊是已余嘗
自鎮平赴南陽至麒麟岡見大家數十皆若被發者

間從吏曰崗上有大塚今摧陷矣此石麒麟卽故塚
上物也予惋惜久之至十三里河見大塚益多又至
三里河則一艸菴菴外方塚石甃橋且治碑紀建橋
功皆粗完予入菴中惟一小童云有僧旦時入城矣
予問此大石何從來曰在十二里河塚中所掘爾余
徧行石間見石上有流血被滿問從吏此何爲曰當
是殺牛馬然予大駭又行一里見僧與兩人遠來予
使人召之乃皆拜道旁予好言問之曰非造橋僧耶
曰然又問從何得石乃不能對且詰何以血滿大石

僧言有千戶夜牽牛來殺之就石上剥取皮耳予怒使從吏送南陽府獄盖護衛軍也皆坐如律發塚夜殺牛此豈小事乃猶欲以建橋爲功而公肆其惡一無問者何邪昔韓滉嘗曰賊非牛酒不嘯結滉於是禁屠以絕其謀予身在述職聊自嘆息而已

殊遇

吾鄉禮部侍郎金公問在仁廟時嘗賜歐陽居士集二十本寶藏之既而所居不戒于火公忘護持已失八本後宣廟在文華殿公被顧問因從容言賜書事宣廟促令內侍爲補之踰數日得賜入本雖紙色不同而兩朝恩賜復歸于完益殊遇也

木冰

成化丙戌十一月朔日子自西華抵扶溝明旦坐堂上見有若霧者從東來著樹并艸莖皆白少頃堆積枝柯間玲瓏雕鏤甚怪問輿阜此何物曰樹孝也因檢玉笥集有云冰凌禾稼達官怕既而聞河南李少保賢有疾十二月十四日竟卒大夫之所繫固重也夫

白楊

予初不識白楊及來河南巡行滎邑嘗出北邙經平疇入山谷見丘塚間多大樹問從者曰白楊也乃悟古人哀挽用此不爲無謂東南丘壠多植松栢故人多不識白楊蓋其種易成葉尖圓如杏枝頗勁微風來則葉皆動其聲蕭瑟殊悲慘陝虢南山谷尤多高可二三百尺圍可丈餘修直端美用爲寺觀材久則䟽裂不如松栢材勁實也

鼯鼠

唐盧藏用弟若虛多才博學隴西辛怡諫爲職方有獲異鼠者貊首虎文大如拳怡諫謂之鼯鼠而賦之若虛曰非也此許慎所謂鼯鼠貊文而形小一坐驚服予在虞衡時四川貢諸獸皮中有石虎者似猫而小似鼠而大形全類虎其色黃而斑黑正類貊文豈所謂鼯鼠而俗謂之石虎邪

笏囊

唐故事公卿皆摺笏于帶而後乘馬張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自九齡始今公卿多肩輿四品以

下始乘馬惟南京與外方面官迎詔送表時皆就服
乘馬導引有摺笏于帶者有手自持者有人爲持者
要之皆以意自便無所謂故事夫九齡使人持笏有
囊而世因置笏囊乃知古人舉動不苟如此今人借
使能置人亦無肯效者

藝事自負

王孟端中書寫山水爲一代名筆嘗退朝黔國公從
後呼之孟端不爲應有同行者曰黔公呼君孟端曰
吾亦聞之必其與吾索畫耳黔公追及之果云云孟
端亦不答黔國又造其第數年始作一幅曰吾不可
直寄黔公其西賓平仲微者吾故人也吾但寫寄之
待彼與求耳使人之售其身之易者觀孟端之於畫
亦可以自媿矣

蘭陽二印

成化六年三月開封蘭陽縣掘地得二印上送于河
南布政司其大如今之府印廣二寸方圓八寸厚可
五六分文曰宣差副總領之印背有天興六年六月
日行宮禮部造十二字旁書宣差副總領之印七字

其一文曰尚書戶部郎中之印如今之縣印視總領之印差小背有天興六年二月行宮禮部造九字旁亦正書尚書戶部郎中之印八字此是大金時物而篆文不甚疊字畫或五或七或九皆取陽數天順七年時予同僚張孟弼築堤捍河亦嘗得一印文曰行軍萬戶之印失記其所造年月當是同一時也我朝凡印章每字篆疊皆九畫此正乾元用九之義豈彼之所能知哉

借酒詩

予在史館時日請良醞酒一斗然飲少多有藏者湯東谷胤勣從予索之詩曰兼旬無酒飲詩腹半焦枯聞有黃封在何勞市上沽予嘗至其第見其廳事春聯曰東坡居士休題杖南郭先生且濫竽後堂曰片言曾折虜一飯不忘君蓋東谷嘗從興濟伯禮部尚書楊忠定公善奉迎鑾輿故云其東偏曰甍柱西山笏閒開北海尊其西偏曰長身惟食粟老眼漸生花而豪俠之氣可以想見矣

古銅款識

予嘗至南內于戊字庫見古銅器一事如劍而無刃
平直首微稜下有靶長可二尺濶僅及寸皆嵌銀作
童子奉牌舞牌上有古并聶家四字面嵌銀題模稜
難斷佞臣頭碎腦翻成百倍憂解使英雄生膽氣從
今不用佩吳鉤詩直似宋元人作然不可考矣

龍鬪

天順七年九月十六日子自嵩縣赴汝州見一物於
中天淡白垂長數丈尾微曲少頃不見忽又垂出閃
閃若動細如數百丈線人言此龍也十月二日自南
陽赴鄧將至白馬寺時微雨且晴忽見西南有黑物
在薄雲間蜿蜒如圈者其首尾莫可辨惟身顯然若
艸書雲字之狀忽又有一白物在其下如乙字然相
去尺許久之始滅人皆言龍鬪云

贗譜

袁鉉績學多藏書然貧不能自養游吳中富家依棲
之間與之作族譜研窮漢唐宋元以來顯者爲其所
自出凡多者家有一譜其先莫不由侯王將相而來
歷代封謚誥勅名人序文具在初見之甚信徐考之

乃多鉉屬作者鉉年七十餘竟以作譜事致一家爲其府所究破其產人四竄避去而鉉亦不復來吳

詩識

正統三年六月一日予始入吳縣學爲增廣生是年開科取士而吳學之得舉者三人周郁爲春秋魁第四名張巖第十一施槃第十五旣而赴會試槃作詩畱別其詞有曰紅雲紫霧三千里黃卷青燈十二時又咏胡噓云莫怪風前多落魄三春應作撰花郎已未果狀元及第

萬三遺宅

沈萬三家在周莊破屋猶存亦不甚宏壯殆中人家制耳惟大松猶存焉被沒者非萬三家蓋萬四之在黃墩者耳

蘇談

吳郡楊循吉

姚守重士

革除年間太守姚公最爲重士嘗禮俞貞木於布衣之中數數饋以薪米因此遂復得錢繼中二老儒皆徵出部下自姚公折節顧好悉爲貴客郡中常開宴彥士並集一右列指使據坐上席繼中罵之貞木踐繼中足勸使勿罵繼中罵愈急太守問故繼中曰公今日設會當以尊士爲重更無日子使一武臣坐諸

蘇詩
賓上耶右列慚謝退避下座是時四海初定武公方
盛衛將赫赫在姚公固不敢與之抗禮置之上坐蓋
非其本心云而繼中當筵叱罵太守爲之彌縫周全
指使爲之從容避席皆可謂難得者也

黠妓賺詩

老儒陳體方以詩名吳中有一妓黃秀雲好詩繆謂
體方曰吾必嫁君然君家貧如此肯爲詩百首贈我
以爲聘資乎體方信之爲賦至六十餘篇而沒情致
清婉傳誦詞林然是妓性實黠慧利於多得其詩而
已於體方本無意也方體方之爲詩時人多笑其老
耄被詒而欣然每談於人以爲奇遇焉

韓公有度量

韓公永熙作鎮兩廣時峒蠻方熾公深追之斬大藤
峽嶺表悉安梧州兩廣中界也公於此開都府聽治
焉門列畫鼓數十面每有出入則搥之以爲節凡給
侍左右皆三品指使盡極一時之富貴其尊嚴擬於
王公也公度量宏大每賓客過必有厚贈軍前取資
無筭而士氣懾伏無敢有不盡力者諸蠻因是遂屏

蘇談
息不出至于今猶公之功也然公得謗亦竟坐用侈
一事解政及後代者至則拘拘繩墨無復公之洞達
也當公之時廣中兩司自正使而下交代皆一至梧
州叅謁候於門下若小吏然及見則長跪白事惴惴
不敢以方面自居也及公歸後凡易四五人皆不得
然矣惟交代一見爲不廢也則知公之威望豈可以
時輩小節求之乎

僧中善記

陽山寺僧道昆能默誦法華經七軸熟如注水每日
入城則沿途持以爲課至半道輒一周焉他如圓覺
了義慈悲懺法金光明地藏皆能口述不煩披閱余
惟華嚴般若則稍對經本然閉目亦能諷誦畧據行
墨而已吾輩士人固多愧之也

吳中醫派

今吳中醫稱天下蓋有自矣初金華戴原禮學於朱
彥修旣盡其術來吳爲木客吳人以病謁者每製一
方率銀五兩王仲光爲儒未知醫也慕而謁焉因咨
學醫之道原禮曰熟讀素問耳仲光歸而習之三年

原禮復來見仲光談論大駭以爲不如恐壞其技於是登堂拜母以定交時仲光雖得紙上語未能用藥原禮有彥修醫案十卷秘不肯授仲光仲光私窺之知其藏處俟其出也徑取之歸原禮還而失醫案悔甚嘆曰惜哉吾不能終爲此惠也於是仲光之醫名吳下吳下之醫由是盛矣

顧阿瑛豪侈

顧阿瑛在元末爲崑山大家其亭館蓋有三十六處每處皆有春帖一對阿瑛手題也記必名公詩必才

士雖篆隸二三字亦必選當代之筆當時如楊廉夫鄭明德張伯雨倪元鎮皆其往還客也尤密者爲秦約于立釋良琦有二妓曰小瓊花南枝秀每會必在焉阿瑛好事而能文其所作雖不逮諸客而辭語流麗亦時動人故在當時得以周旋騷壇之上者則亦非獨以財故也後阿瑛遭亂財盡散去遂削髮爲在家僧

常熟酒令

常熟士人飲酒立令至爲嚴酷杯中餘瀝有一滴則

蘇詩
罰一杯若至四滴五滴亦罰如其數人惟酒錄事是
聽不敢辭也又其爲例頗多如不說後語及落臺說
話不檢舉飲不如法皆有罰罰而辯者爲攬令亦有
罰必滿飲飲復犯令則復罰雖十罰必罰十杯無一
恕者其爲深刻慘酷殆杯勺中商君矣如飲者飲本
乾主令者故欲其飲則驗杯喝云有五滴則徑罰五
杯或主令者初舉酒時揚杯喝云如法而不告以其
故及飲者効之揚杯則喝云不如法不得不飲故其
宴會非有深量者未有不被荼毒者也不知此法起

於何人亦不仁之甚矣然亦其本邑自行之他邑不
用也飲酒本以爲歡乃苦人如是豈善飲乎

武功治水

武功在章秋治水久未就功問於王尚書來尚書曰
分水勢尋水源武功於是先開數渠引水散爲各支
流去而時或泛濫其害終在再三求源發處不得乃
投以物使人離數十里候之物復浮出如是者數處
武功曰水流則不受物源不在是再投之一處不浮
曰此乃真水源也以百計塞之皆莫效下以土石若

無者聞一僧有道武功就往謁之問術僧不肯言強之但曰聖人無欲武功歸思而不得數日忽悟曰此下殆有龍窟龍所欲者珠也吾能使之去於是鑄長鐵柱洞釜底貫而下焉水始受塞不踰時遂成平陸蓋鐵汁能蝕珠龍愛珠故去也武功時時爲人道之

文襄佛噱

文襄在吳中好徜徉梵刹旌節所至鍾磬交接每至佛殿則膜拜致敬人或謂之文襄笑曰卽如以年齒論之彼長吾蓋二五千歲豈不直得人拜一二拜也

行之自若

東里薦吳人

楊文貞公薦達士類多踐清華如吾蘇一郡蓋有三
人則天下從可知也三人爲尚書楊仲舉都御史吳
訥五經博士陳嗣初仲舉與文貞在武昌因患難之
交訥黑窰匠以一文嗣初教書儒生以一詩皆入啓
事悉登臺閣今人雖曰詩文百篇誰復聞有薦一人
者哉

文貞貴德

蘇詩
楊文貞公作第初成設中門未行使人亟請仲舉先生焉曰此門何不容有德之人先踐也

五經文累

陳五經嗣初家居後王淮學士展墓還台州過蘇相相與登城而游焉王公引其二子拜五經於城上乞文遂爲命筆時五經老矣冥搜耗精至成疾乃戒弗復親篇翰後一客頗無狀必欲五經爲之辭而不獲因怒曰若強吾作須歿耳客責曰王學士固有勢人文宜與之吾故人輩何足勞公耶五經不得已勉領之操觚而疾重遂以不起大抵作文出於思索其傷心役氣時甚又况執筆對題爲世俗酬應之文亦何意味苟非沛然有餘之才鮮有不爲所困者也

吳中故語

本郡楊循吉

太傅收城

勝國之末太尉張士誠據有吳浙僭王自立頗以仁
厚有稱於其下開賓賢館以禮羈寓一時士人被難
擇地視東南若歸自是稍能羅致名客如張思廉陳
惟允周伯琦輩皆在焉及大朝行弔伐之誅羣雄
稽顙而士誠獨後至勤王師鐘鼓聲伐螳臂自衛
天下笑之當是時太傅中山武寧王實爲元帥以長

吳中故言
圍圍城域中被困者九月資糧盡罄一鼠至費百錢
鼠盡至煮履下之枯革以食于時城中士卒登垣以
守多至亡沒士誠聚尸焚于城內烟焰不絕哀號動
地武寧圍久不克或有獻計者曰蘇城蓋龜形也六
處同攻則愈堅耳不若擇其一處而急攻之乃可破
也會士誠之親信李司徒者亦密遣人至軍前納款
武寧王乃引兵從閫門入士誠募勇士十人號曰十
條龍者皆執大杖出戰死焉武寧乃入不戮一人時
信國公以城久不破怒若城下之後一歲小兒亦當

破為三段時信國引兵從葑門入遇城中士女必處
以軍法武寧聞之急使人捧令牌迎信國軍曰殺降
者斬信國軍乃止士誠聞城破其母作淮音語士誠
曰我兒敗矣我往日道如何士誠乃悉驅其骨肉登
齊雲樓縱火焚之而已獨不死曰吾救一城人命乃
就縛俘至都下李司徒者得以鼓樂迎導遊城三日
意謂必得重賞乃竟正丁公之戮焉李司徒故宅今
吳縣學宮是也其墓在九龍塢亦被發掘久矣初葑
門以信國之入至今百載人猶蕭然武寧入閫門故

今民物繁庶餘門皆不及也迹士誠之所以起蓋亦
乘時喪亂保結義社泛海得杭遂止於蘇觀其在故
元時貢運不絕亦固知有大義者獨恨不能如吳越
錢俶王之獻土以取覆滅哀哉然蘇人至今猶呼爲
張王云

魏守改郡治

蘇州郡衙自來本在城之中心僭周稱國遂以爲宮
頗爲壯麗元有都水行司在胥門內乃遷衙居焉及
士誠被俘悉縱煨燬爲瓦礫荒墟方版圖始收茲地

高皇擇一守未愜蒲圻魏公觀方以國子祭酒致仕
將歸 上親宴餞於便殿得平蘇之報因酌酒留之
曰蘇州新定煩卿往治蒲圻遂領蘇州時高太史李
迪方以侍郎引歸夜宿龍灣夢其父來書其掌作一
魏字云此人慎勿與相見太史由是避匿甫里絕不
入城然蒲圻愛被殷勤竟遂棄窠告爲忘形之交然
未有驗蒲圻碩學夙克性尤仁厚賁臨之久大得民
和因郡衙之隘乃按舊地而徙之正當僞宮之基初
城中有一港曰錦帆涇云闔閭所鑿以游賞者久已

吳中故言
堙塞蒲圻亦通之時右列方張乃爲飛言 上聞云
蒲圻復宮開涇心有異圖也時四海初定不能不關
聖慮乃使一御史張度覘焉御史至郡則僞爲役人
執搬運之勞雜事其中斧斤工畢擇吉構架蒲圻以
酒親勞其下人予一杯御史獨謝不飲是日高太史
爲上梁文御史還奏蒲圻與太史並死都市前工遂
輟至今郡治猶仍都水之舊僻在西隅堂宇偏側不
稱前代儀門下一碑猶是都水司記可徵也而僞吳
故基獨爲耕牧之場雖小民之家無敢築室其上者
惟宮門巍然尚存蒿艾滿目一望平原而已然數年
之前猶有拾得箭鏃與金物者近亦無矣

嚴都堂剛鯁

嚴德明在洪武中爲左僉都御史嘗掌院印以疾求
歸發廣西南丹充軍而刺四字曰南丹正軍後得代
歸吳中居於樂橋深自隱諱與齊民等宣德末年猶
存西軍之過暴苦民家公奮手毆之西軍訟于察院
被逮時御史李立坐堂上公跪陳云老子也曾在都
察院勾當來識法度底豈肯如此李問云何勾當嚴

公云老子在洪武時曾都察院掌印今堂上版榜所稱嚴德明者卽是也李大驚急扶起之延之後堂請問舊事歡洽竟日而罷後御史繆讓家宴客教授李綺上坐致公作陪公時貧甚頭戴一帽已破用雜布補之綺易其人見公面上刺字憐而問之云老人家何事刺此四字公怒因自述老子是洪武遺臣任僉都御史不幸有疾蒙恩發南丹今老而歸且曰先時法度利害不比如今官吏綺亦大驚拜而請罪因退避下坐前輩朴雅安分如此聞之長者洪武時吳中多有仕者而惟嚴公一人得全歸焉今其子孫不聞如何也然當公在時已埋沒不爲人所知況其後乎

況侯抑中官

蘇州古大郡也守牧非名公不授載見前聞自入我朝魏公觀以文化爲治姚公善以忠烈建節赫如也自時厥後乃得況公鍾焉公本江西人實姓黃氏初以小吏給役禮部司僚每有事白堂上必引公與俱有所顧問則回詢於公以答尚書呂公震奇之因薦爲儀制主事 仁宗賓天 宣宗在南京當遣禮官

一人迎 駕衆皆憚行呂尚書以公就命公挺然出
曰是固非我不可鋪馬馳七晝夜至南京 駕發公
紗帽直領芒鞋步扶版轎行千餘里不辭其勞 宣
宗憐之 勅令就騎每至頓次則已先謁道左 宣
宗由是知其忠勤可用時承平歲久中使時出四方
絡繹不絕采寶幹辦之類名色甚多如蘇州一處恒
有五六人居焉曰來內官羅太監尤久或織造或采
促織或買禽鳥花木皆倚以剝民祈求無藝郡佐縣
正少忤則加捶撻雖太守亦時訶責不貸也其他經

過內宦尤橫至縛同知卧於驛邊水次鞭笞他官動
至五六十以爲常矣會知府缺楊文貞公以公薦而
知蘇州有內官難治乃請 賜勅書以行文貞難其
事不敢直言乃以數毋字假之以柄下車之日首謁
一勢闖于驛拜下不答歛揖起云老太監固不喜拜
且長揖旣乃就坐與之抗論畢出麾僚屬先上馬入
城而已御轎押其後由是內官至蘇皆不得撻郡縣
之吏矣來內官以事杖吳縣主簿吳清沉聞之徑往
執其兩手怒數曰汝何得打吾主簿縣中不要辦事

只幹汝一頭事乎來懼謝爲設食而止於是終況公之時十餘年間未嘗罹內官之患也然況公爲政特尚嚴峻故時有以輕罪而杖死者御史某巡按在蘇況適過交衢中拱手而過不下轎徑去人乃嚙之競以爲謗故久抑遏不遷至九年復爲留守卒官然蘇州至今風俗淳良則皆其變之也至於減三分糧當一代軍則其惠澤之在人者不小也然其初非呂尚書之薦宣廟之知楊文貞之助則安得如是而九年之間使不滿而他徙則其政未必告成若此也郎中引與之俱逸其名不耻下問以達其下亦賢矣哉

錢擘陷楊貢

錢擘常熟之富人也入貲得授浙江都司都事豪壓一邑知府楊貢訪朱漢房御史擘在焉衣服鮮美而語言容止並復都雅貢敬之旣去問得是貲官貢始悔恨曰此吾部小民何敢與吾坐乎惡之擘之寓舍在泰伯橋下先是指揮何某呼角妓數人供宴舟載經擘寓過擘亦方筵客截而有之何由是銜擘至是每短擘於貢貢旣深惡擘得何言益怒於是以事收

身中故言
之下府獄吳人大喜貢具本馳奏擘之輩如劉以則
等數人皆大家也平日相結爲友見擘敗有齒寒之
懼各助擘銀五百兩必欲勝貢擘家僮奴數百人多
有有智能者貢之本旣發上道擘家人隨焉詐爲附
舟者與齋本吏一路游處卒賂之發封竊視盡得其
所奏情罪辭吏先往預以本進焉一一皆破貢所論
者也後三日貢本始入同下巡撫都御史鄒來鶴推
勘鄒特欲扶擘故遲之以貢難抑不敢決初擘之在
獄獄囚夜反知縣聞人恭白貢請乘勢棒殺擘貢不

肯曰是何得好死獄中貢意蓋欲顯戮擘并沒其產
也及鄒旣爲擘獄久未成擘遂使人以貨謀於權貴
乞同提至京理對於是貢與擘皆就逮北行初將朝
審時方嚴寒擘賂校尉五更已縛貢縛繩至骨又不
與飲裸涼欲僵莫能發一語擘則飲酒披裘至臨入
始一縛焉於是貢辭不勝貢至刑部尚書某曰楊知
府汝作街頭榜用牌兒名綴語此時已天奪汝魄矣
尚何言初擘進本自署浙江都司都事至是刑部覆
不言貢以知府按擘事但言以都事與知府詰奏事

勢相等又擘與貢亦交有所論於是論貢與擘皆爲民吳人寃之貢誠清苦無所私其收擘亦深欲抑強而自立也公不勝貨事遂以壞惜哉然於貢亦何損焉當時僉事湯琛賦一詩紀之蓋幾千言語雖鄙俚皆述實也詞多不載貢旣去郡貧甚還家布衣破帽教授以自養迄始卽世擘無子亦老死家中將死前月餘所乘馬尾一旦盡落人謂絕後之兆方擘盛時其享用等封侯園池之勝蓋爲江南甲冠嘗於池中築一亭夏月宴客則登焉客旣集則去櫓不得輒去亭皆四空嫌日色蒸照則取大方舟實以土上種名花作高屏視日所至牽而障焉

王文捕許妖

許道師尹山之小民也善房中術以白蓮教惑人欲鈎致婦人爲亂有傳道者數輩事之以爲神佛遂鼓動一境皆往從焉其人居一室中人不得妄見以五月五日取蜈蚣蛇蠍壁虎等五種毒物聚置一甕中閉而封之聽其相食最後得生者其毒特甚乃取而刺其血和藥浸水貯之令婦人欲求法者必令先洗

其日云不爾不清淨不可以見佛洗後入室金光眩然妄見諸鬼神相愚無知者於是深信之以爲誠佛也道師坐一大竹籃中令婦人脫衣抱持傳道婦人不肯者則請令小兒摸其勢果若天闔者於是競不疑之及親體則迫而淫焉婦人或聽或不聽無不被汚而不敢語人故其後至者不絕有沈三娘者與之淫尤密每招村之婦女來傳法則並汚之惑者旣衆恒所聚人亦幾百數時都指揮翁某新至欲以此立功求陞百戶李慶贊之遂白都御史王文張皇其

事文時以賑濟在蘇亦有喜功心三人議遂合乃發衛兵五百人往收之知府汪濬指揮使謝某坐中軍李慶爲前哨妖黨初但以淫人故爲左道實未敢爲叛也至是懼死乃相率遁去居田野中其類惑之者執竹鎗田犁之器衛之許道師坐一石上衛兵列陣而對之其黨曰汝軍家勿動吾師少誦一呪則汝等來者皆死衛兵惑之果欲反走中一卒曰賊首坐在石上何難擒也馳突前至道師所執其衣領擒之餘皆盡縛無脫者蓋將三百人焉皆以檻車載送捷上

尚書于謙在兵部深知其飾功止特奏陞翁一級餘並不遷賊首置極典連誅者三四十人沈三娘者亦在焉後李慶進本自陳其功乞遷官于尚書立案不行慶爭曰若如此則使他日有警人不肯用心也于曰吾杭州人豈不知此事僞耶今一士執一人遂謂之討叛乎遂罷許妖之罪自是滔天不容誅矣然其間田野愚夫有一時無知相從者因三人有遷官之心遂使三百人皆以大辟死誠何心耶後文被誅翁亦繼死李慶之二子皆爲盜死獄中亦報施之不爽

也巳

三學罵王敬

成化癸卯之歲太監王敬以采辦藥材書籍至江南所至官司無不望風迎合任其意剝取財貨無敢沮者於是民間凡有衣食之家悉不自保惴惴朝夕又有一種無賴小人投附其中悉取富人呈報或以償其私怨敬旣恃其權奸於是大肆厥惡至及於士類先在杭州時使士子錄書或不如意則出梵經使鈔之得賂而止至蘇復以子平遺集要三學筆錄其多

吳中故蹟
至千餘卷初每生給錄一帖凡錄數百帖與之矣時
方近秋試復以紙牌呼集諸生諸生知其意復欲抄
書不往敬怒使人督促三學學官學官不得已率諸
生往見于姑蘇驛敬時坐堂上其副曰王臣者立其
傍王臣本杭之無賴嘗得罪當死有邪術能爲木人
沐浴跳踉于几上夤緣進上遂得寵用是行實其計
敬之爲惡大抵皆斯人爲之敬特爲之尸而已時敬
見諸生至責曰何不肯寫書衆合辭對向來已寫訖
敬曰昨日飯今尚飽耶遂欲笞學官諸生乃大譟呼
其在門下者皆入指敬面而罵之敬起而復坐不能
爲進退荒悞失措仰面偃肩于座上聽其罵其部下
軍校執杖擊諸生走出驛門遇市薪二束各執之反
擊軍校皆散走王臣知不敵遁入舟中衆又從而逐
之有鄭五者都下惡少亦王臣黨也被執至城門下
闔門而毆之幾死時三學生徒及其家僮僕幾百人
旣散去明日敬召知府劉公瑀泣而怨之以爲計使
諸生罵之劉公跪拜乞罪出而訪求罵者自三學乃
一時恃其衆多以所訪十七人及諸生皆引見敬王

臣時在側乃極口詆訶諸生不知何人悉以諸生陰
短報王臣臣悉發之衆大慚而出劉乃引罵者答于
皇華亭下各二十具數而已劉次日召諸生責之曰
王敬家有三條玉帶汝輩小兒何能與之抗且說永
樂間秀才罵內使皆發充軍汝謂無紅船載汝輩耶
恐械至臨清則俱死爾長洲學生戴冠獨抗對曰死
生有命如何怕得遂罷然諸生又有自書其輩名字
詣敬首告者益爲敬所窺薄焉方罵時巡撫都御史
王公恕適至公嚴峻剛方特爲天下具瞻平生恒不

喜闕貴至此諸生懼罪哀訴焉公曰旣已罵訖今無
如之何且俟其歸必作奏亦不過行巡撫巡按處耳
今且勿譁諸生大失望然不知王公密奏已達矣後
敬至闕下果以諸生事上至動震怒果下巡按
推治時敬勢方張未敗也諸生又往告王公王公曰
此人耳目至多蘇州南北交往之地兼有二豎在此
謂織染局有
太監二人旣曰推治安得不答朴松江僻靜吾已
與御史言送彼中獄矣巡按時爲張公淮亦號有風
力不肯承旨重繩諸生以是得無苦然張公亦且未

吳中雜記 三
敢決其事持兩可之說以待會王敬等事敗下獄張
公乃上其事得皆未減焉初敬出時氣焰薰天諸生
以士子罵之與古人烈烈者何異惜其後更無挺然
自當敢出數語與此輩辨曲直者俯首帖耳反敗儕
輩之事抑何前後之不類乎惜哉聞諸四方可笑也
古之爲忠義志定於平日而氣發於一時彼無根之
怒豈可一旦而施之遂以微取忠義之名乎若然則
陳東輩遍天下皆是也當時好事者遂傳以爲吳中
士子美談不知乃一時之氣耳豈不過哉

此卷有裨史學黃氏吳記祝氏猥譚鄙褻馳顏遠
不及也顧嘉慶識

庚巳編

長洲陸燦

太學

相傳 高皇帝時初起太學 上臨視之顧學制宏
麗 聖情甚悅行至廣業堂前偶發一言云天下有
福兒郎應得居此迄今百四十年來學生居此堂者
往往占魁選躋位通貴他所不及也又諸堂中都無
蜘蛛云 上來時見蛛布網屋隅曰我纔建屋爾輒
據之耶顧呵之出語訖而蛛遯從茲遂絕

貢院

南京貢院錦衣衛指揮紀綱宅也綱有寵 文皇帝朝後坐不法伏誅闔門受殲於是或云生瘞其下至今每鄉試時舉子入院輒有聲自地中起歷諸號而止如萬馬騰踏者云

鬼兵

陸容居吳之婁門外正德丙寅春一日薄暮容倚門獨立聞隔岸洶洶若有兵甲聲已而有數千百人自腰以上不可見腰以下所可見皆花繒繳股其行甚

疾容大驚呼其家男女老幼畢出皆見之踰時過始盡是歲崇明海寇鈕東山作亂奏調京軍及諸衛討之兵歲餘乃罷官帑為之一空容所見蓋兵象也

婦人生鬚

弘治末隨州應山縣女子生髭長三寸餘見於底報予里人卓四者往年商於鄭陽見主家一婦美色領下生鬚三縷約數十莖長可數寸人目為三鬚娘云

肉芝

今年春長洲漕湖之濱有農婦治田見湖灘一物白

庚巳編
如雪趨視之乃見一小兒手也連臂約長尺許其下
作聲唧唧驚走報其夫夫往看亦甚疑怪掘之其根
不可窮乃折而棄之湖嘗讀神仙感遇傳云蘭陵蕭
靜之掘地得物類如人手肥潤而紅烹而食之踰月
髮再生力壯貌少後值道士顧靜之曰神氣若是必
嘗仙藥指其脉曰所食者肉芝也壽等龜鶴矣然則
漕湖之物正此類耳乃不幸棄于愚夫之手惜哉

玄壇黑虎

吳俗喜鬪蟋蟀多以決賭財物予望人張廷芳者好
此戲爲之輒敗至鬻家具以償焉歲歲復然遂蕩其
產素敬事玄壇神乃以誠禱訴其困苦夜夢神曰爾
勿憂吾遣黑虎助爾今化身在天妃宮東南角樹下
汝往取之張往掘土獲一蟋蟀深黑色而甚大用以
鬪無弗勝者旬日間獲利如所喪者加倍至冬促織
死張慟哭以銀作棺葬之

芭蕉女子

馮漢字天章爲吳學士居闔門石牌巷口一小齋庭
前雜植花木瀟洒可愛夏月薄晚浴罷坐齋中榻上

忽覩一女子綠衣翠裳映窓而立漢叱問之女子歛
袂拜曰兒焦氏也言畢忽然入戶熟視之肌體纖妍
舉止輕逸其絕色也漢驚疑其非人起挽衣相押之
女忙迫截衣而去僅執得一裙角以置所卧蓆下明
視之乃蕉葉耳先是漢嘗讀書隣僧庵中移一本植
於庭其葉所斷裂處取所藏者合之不差尺寸遂伐
之斷其根有血後問僧云蕉嘗爲怪惑死數僧矣

怪石

于家楓橋別業港運河中有青石一方可長四五尺

蓋塚墓間物備落於此歲久爲怪每至秋間能自行
出於河出必有覆舟之患一歲有木商泊筏於港口
自其下過木爲撑起尺餘商大驚而外報覆一麥舟
少時復自外入木起如前今猶在水中時爲變怪

蜂化促織

相城劉浩性好鬪促織嘗侵晨出婁門見水濱一大
蜂以身就泥中輾轉數四起集敗荷葉上心竊怪之
還過其地見蜂猶在身已化爲促織頭足猶蜂也持
歸養之經日脫去泥殼則純變矣健而善鬪所當無

不勝者物數之相感化固然

方卵彌猴

弘治末南昌艾公璞巡撫江南蘇州屬縣崇明申報本縣民家有鷄生卵而方者異而碎之中有一彌猴纔大如棗艾公以告巡江都御史長洲陳璠欲同奏於朝陳公曰妖異誠當以聞然其物怪甚度已不存矣萬一柄臣喜事者以詔旨何以進命艾公乃止吳用見其文移云

雀報

鎮江衛左所軍士范某妻患瘵疾瀕死遇道人與之藥云用雀百頭以藥米飼之至三七日取其腦服之當差然一雀莫減也范如教買雀養之有死者則旋買之以充數未旬日范以公差出妻覩雀嘆曰以吾一人殘物命至百甚不仁也吾寧死安忍爲此開籠放之夫歸怒責其妻亦不悔已而病差初久不產育是年忽有姪生一男男兩臂上各有黑誌如雀形一飛一俛而啄羽毛分明不減刻畫蓋冥道以此示放雀報云也

老盜

嘉興金晟永樂中爲刑部主事時湖廣有強盜若干人械至部晟鞠之其渠首年一百二十五歲面如童子晟不信移文驗之果然問其所以致壽曰少居荆山中嘗遇一人以草灸其臍云令爾多壽遂活至此耳 朝廷以其老命杖殺之餘皆伏誅

行坐

古者賓位尚右如史記陳平願以右丞相讓周勃語云無能出其右者及行尚西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諺呼主人爲東道則古人坐尚西亦甚明矣後世不察遂以東左爲尊耳

續已編

仁和郎瑛

人瑞

汝寧秀才燕生者妻一乳三男吾鄉陸鍾人傑知光
州時嘗以公事適府城過其家生呼三男出拜皆韶
秀才形狀衣飾畧無少差其髻一向左一向右一在
頂中生云其年皆十二矣以貌類難別故剃髮爲髻
以識耳他日生卒三子來州謁見云聞此地有一胎
三女者與吾兒同年欲求爲配人傑奇之召見其人

續巳錄
爲議而聘焉

隕石

成化中星隕於山東莒城縣馬長史家門中初墮地其光煜煜而星體腐軟特如粉漿馬家人以杖抵之沒杖成穴久而漸堅乃成一石

猫王

福建布政使朱彰交趾人而寓於蘇景泰初謫爲陝西莊浪驛丞有西蕃使臣入貢一猫道經於驛彰館之使譯問猫何異而上供使臣書示云欲知其異今夕請試之其猫盛罩於鐵籠以鐵籠兩重納著空屋內明日起視有數十鼠伏籠外盡死使臣云此猫所在雖數里外鼠皆來伏死蓋猫之王也

黑廝

黑廝者陝西按察司隸也洪武中有按察使當朝覲詣京籍其從者名黑廝預焉俄一夕病死使將擇代者更造其籍是夕恍見黑廝跪白曰籍無庸改也小人雖死尚能事公所患潼關難過公但於關外大呼吾名卽出矣許之比行所經驛傳百需皆備詰之則

云適有隸報公將至令治具爾問其狀曰肥短而黑使心知其黑廝也出關呼其名訖便聞鬼語云某已出關矣自陝護至淮安謝不肯行曰都城隍嚴某不敢入京師當止此以候公使入朝以事狀下吏久之黑廝遂降於居民言吾黑廝大王也當血食此土鄉民翕然信之爲立廟憑巫言禍福甚驗禱謝無虛日巫積所施予至數百金歲餘使事完復官將渡江黑廝下教於巫曰某日某官將至具宴犒而所有金悉歸之不者吾且罪汝巫不得已往迎焉以金獻前一

日使已見黑廝來白已曰公謹無泄吾名懼不爲福巫至使受其獻巫不解神意數問焉不答巫隨行數百里固請之乃以實告巫愠歸以語鄉人相率投詞都城隍訴之毀其廟靈嚮遂絕

蝎魔

西安有蝎魔寺塑大蝎於楣相傳 國初有女子素不慧病死復生遂明敏以文史知名特有布政適喪儷客以女爲言遂娶之月餘日布政方視事有所需使閹人入私廨取之呼夫人不應但見老蝎大如車

輪臥於榻閣驚而出以白焉不信此爲妖妄聞請曰
他日相公望願無聲歎密掩之必可見也如其言果
見老蠲伏榻上輾轉間又成好子矣雖抵諱而詞意
頗羞澁已而忽失所在是夕人定乃出拜燈下曰身
本蠲魔所以夤緣見公者非敢爲幻惑欲有求耳公
能不終拒乃敢輸情許之乃曰昔爲魔得罪冥道賴
觀音大士救援免其死因假女屍爲人幸獲侍左右
覲公建一蘭若以報大士之德耳今醜迹已彰幸公
哀憐布政領之女子遂隱他日乃命所司建寺至今

存焉

上梁日時

誠意公嘗過吳門中夜聞撞木聲以問左右曰某人
上梁也又問其家貧富及屋之豐儉曰貧者數楹屋
耳公嘆曰擇日人術情乃爾又曰惜哉其不久也左
右問故公曰此日此時上梁最吉家當大發然必巨
室乃可若貧家驟富必復更置此屋旺氣一去其衰
可待也其後家生計日裕不數歲藏鏹百萬果撤屋
廣之未久遂貧落如故

辟瘧鏡

吳縣三都陳氏祖傳古鏡一具徑八九寸凡患瘧者執而自照必見一物附于背其狀蓬首鰲面糊塗不可辯一舉鏡而此物如驚奄忽失去病卽時愈蓋瘧鬼畏見其形而遁也世以爲寶至弘治中兄弟分財剖鏡各得其半再以照瘧不復見鬼矣

櫂三舍人

櫂三舍人者櫂纜也 太祖御舟師敗陳友諒于鄱陽死者數十萬返還擲纜櫂于湖寃寃憑之湖遂能爲妖舟人必祭否則有復漢之患

長安客話

晉陵蔣一葵

小履紵衫

李文正公幼舉神童 帝抱至膝上時其父拜起侍
丹陛下 帝曰子坐父立禮乎對曰嫂溺叔援權也
入朝小履一雙僅二寸餘猶是絆繫所成衫則粗紵
爲耿天臺先生所得置王督學大謨家王爲孝廉時
也後以還其家

賜第

長安客話
先朝賜第有胡忠安李文達李文正張文忠胡在麻
繩衙衙文正在灰厰小巷李閣老衙衙張在五顯廟
廟前張閣老衙衙文達在東邊王府街

講筵金錢

景泰初始開經筵每講畢命中官布金錢于地令講
官拾之以爲恩典時高轂年六十餘俯仰不便無所
得一講官忘其氏名常拾以貽之按宣德中李時勉
爲侍講學士一日景陵懷金錢至史館撒之於地
令諸講官拾取時勉獨正立乃呼至前賜以袖中金

錢則金錢之事其來已久

只遜

我朝見下工部旨造只遜八百副皆不知只遜何
物後乃知爲上直校鶯帽錦衣也

洗象

象房在宣武門西城牆北每歲六月初伏官校用旗
鼓迎象出宣武門濠內洗濯

國子監松

彝倫堂前古松是元儒許衡手植

翰林院積沙

翰林院門左右各積有飛沙高三四尺若短牆然微風一動則全起出入者厭之世廟中掌院某嘗令除去官僚罷謫幾空沙還積如故或以爲形勢宜爾

六科廊

國初六科在午門內原與尚寶司相隣今工部委官製衣處猶稱六科廊是也永樂間失火遷午門外遂爲定居

工部銅簠 光祿寺酒榨

工部有銅簠四一在節慎庫高可過人云是國初籍沒沈萬三家物又光祿寺有鐵力木酒榨每榨或用米二十石得汁百甕亦云是萬三家沒入者

太醫院銅人

太醫院署有古銅人虛中注水關竅畢通古色蒼碧

太醫院捕蝦蟇

院例於端陽日差官至南海子捕蝦蟇擠酥以合藥製紫金錠某張大其事備鼓吹旗旛喧闐以往

或嘲以詩曰抖擻威風出鳳城喧喧鼓吹擁霓旌穿
林披莽如虺虎捉得蝦蟇剜眼睛

渾不似

渾不似制如琵琶直徑無品有小槽圓腹如半瓶榼
以皮爲面四絃皮絃同一孤柱相傳王昭君琵琶壞
使胡人重造造而其形小昭君笑曰渾不似遂以名
元史以爲火不思今以爲胡撥思皆相傳之訛

糝金榔頭

京師稱以好語督過人者曰糝金榔頭言詬美而禁

不易也謂人將死曰去天漸遠言入土近也謂人癩
於色者曰閨王未勾何自押到謔皆尖稚有合稱以
謂人者曰未勾先押到已識去天遠若受糝金椎冥
途可回轉

嘲北地巷曲中

金陵陳大聲嘲北地巷曲中人半亦近誣不盡然也
曰門前一陳騾車過灰揚那裡有踏花歸去馬蹄香
綿襖綿裙綿袴子膀脹那裡有佳人夜試薄羅裳生
葱生蒜生韭菜腌臢那裡有夜深私語口脂香開口

便唱冤家的歪腔那裡有春風一曲杜韋娘開筵空
吃燒刀子難當那裡有蘭陵美酒鬱金香頭上鬆髻
高尺二蠻娘那裡有高髻雲鬟宮樣粧行雲行雨在
何方土坑那裡有鴛鴦夜宿銷金帳五錢一兩等頭
昂便忘那裡有嫁得劉郎勝阮郎

三婆

禮儀房在治南供事掖庭者如所稱三婆是矣每季
精選奶口四十名養之內又別選八十名籍於官分
坐季黜卯二項 內庭有召則就其中拔其尤者一

人易高髻新衣如宮粧以進不稱 旨多至十餘易
而後定定則終其身服役於所乳榮富貴厚矣名曰
奶婆民間婦有精通方脈者由各衙門選取以至司
禮監御醫會選中者著名籍以待 詔婦女多榮之
名曰醫婆就收生婆中預選名籍在官以侍 內庭
召用如選女則用以辨別妍媸可否如選奶口則用
等第乳汁厚薄隱疾有無名曰穩婆

快雪堂漫錄

秀水馮夢禎

記慶安坐化事

今歲正月湖南淨慈迎雲栖蓮池師講圓覺師以十
三日赴法席甚盛聽衆二千餘某日有客比丘慶安
宣城人自言明日日中吾當化去或尤之曰莫捏怪
惑衆安不顧先以銀二分授丐者令買薪火我次日
衆守至日中咸散去將矣忽起禮十方佛約數十拜
遂端坐合掌而逝停三日顏色鮮好鼻注尺餘火浴

無屍氣虞長孺兄弟與大眾所共目擊者

記衙門舊例

癸未四月初十日前輩吳復菴召復官吳親兄爲吳復菴檢討諱可行語及近例衙門入閣者講讀已下不問科第深淺率用晚侍生帖吳云嘉靖間想無此例對家兄言及輒不信嘗云分宜當國時有一檢討家居十九年旣至與分宜公抗禮上坐用侍生白单帖分宜公亦不爲異蓋衙門稱晚生者惟七科前輩不論入閣與否又新進者于掌院學士稱晚生避馬

余爲庶言七數月信陽何公以宮諭改讀學掌院時請教閣師申公換晚生帖吳又云辛未散館時申瑤老以宮允掌院未加學士申瑤老不肯受晚生帖又途中相遇請公避馬瑤老亦下馬請作揖形迹甚不妥後請教江陵公用晚侍生帖不避亦權宜也

趙鼻涕

臨安令有趙鼻涕者以其罷軟故得此名民有錢德明者持狀赴告狀稱錢德明年若干歲趙怒命行答民不服曰汝欺我不稱今年若干歲而稱明年何也

趙蓋以德爲民名而明字屬下文聞之不覺捧腹高
心田說今追記之

栽蘭法二

陳季象傳栽蘭法取山土火煨細羅過種蘭訖以清
水旋澆之以透爲度蓋濕土難至根下乾土得水則
漲而抱根無不活矣蘭根甘易生蠹去之法置盆水
中俟水及根卽取起次用便溺澆之復置水中俟蠹
浮水爲度恐未盡再行前法一次

磨漢印

虞長孺畜一漢印上刻長孺私印款甚奇古一日有
舉人某者乞長孺文膽真訖索印記長孺以漢印付
之某怪其文模糊磨而後用封還長孺後復用大損
古意怪詢得其故大爲鼓掌此當與削圓方竹杖同
案者也陳季象說

月中人

虞長孺祖母今年八十一矣嘗云年三四十時秋夜
露坐庭中見有三人挨月而過異之急呼長孺伯母
同觀伯母出遲僅見其二須臾俱入月中矣親語陳

快雪堂漫錄
季象爲余述之

李于鱗訕茶

李于鱗爲吾浙按察副使徐子與以訕茶最精者餉之此看子與昭慶寺問及則已賞皂役矣蓋訕茶葉大多梗于鱗北士不遇宜矣紀之以發一粲

藏茶法二

徐茂吳云藏茶法實茶大甕底置箬封固倒放則過夏不黃以其氣不外泄也子晉云當倒放有蓋缸內缸宜砂底則不生水而常燥時常封固不宜見日見日則生翳損茶味矣藏又不宜熱處新茶不宜驟用過黃梅其味始足

茉莉酒法

用三白酒或雪酒色味佳者不滿瓶上虛二三寸編竹爲十字或井字障瓶口不令有餘不足新摘茉莉數十朶線繫其蒂懸竹下令齊離酒一指許貼用紙封固旬日香透矣

造糊法二

用麪搗作掌大塊入椒礬蠟等末用水煮俟麪浮起

爲度取出入清水浸浸至有臭氣白泛卽易水直待
氣泛盡取出待乾配入白芨汁作糊永遠不受黴濕
季象傳又一法白芨爲末勻入白麵潔淨水漫漫澄
過不可將水入麵但以麵入水入器內蓋好一日一
夜待麵沉入底務令粘膩量水多少入白蠟及明礬
川椒末置火上不住手攪火須用文火不得令焦結
實如麻腐取作數塊浸水中以次用之子晉傳

造色紙

用椽子殼大黃梔子店所用者二味量濃淡合用次
用上白荆川連厚而少路者光淨長几上鋪開用排
筆上色次疊上務令色遍勿使有白點約一刃分二
疊置透風處候乾極燥揭開裱用季象傳

雲夢藥溪談

西極文翔鳳

天闕雲卧

天官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闕間爲關梁蓋北河南河皆星名各三星而正義又曰闕丘二星在河南天子之雙闕諸侯之兩觀亦象魏縣書之府子謂黃河應天漢而洛京之南爲伊闕伊闕古所謂闕塞蓋雙闕也也老杜龍門奉先寺詩天闕象緯逼雲卧衣裳冷蓋謂伊闕應天闕云爾而解者忽漫不詳卧雲

者伊陽之北山卽鳴皋之派長殆百里如雲卧然龍門南直卧雲或云然老杜精核按天官地紀而命辭恐非漫拈語

中州地形

中州地形大體以高高爲心以汴京爲腹以伊汝爲左右手以河淮爲左右足蓋伊陽之北山曰卧雲北則伊水南則汝水卧雲中據之則中州之華蓋伊自鞏會洛卽入河汝亦東入於淮兩水之內蓋再結而爲嵩高三結而爲汴河與淮交而入海伊河之北汝淮之南皆所謂外羅者與

十五國風

周有二南十三國合之爲十五國風予嘗謂我朝有兩京十三省亦合之爲十五國旣嘗欲賦兩京因欲爲十五國之賦總挈一代之體近楚瞿氏亦欲采十五國之詩比於周風予賦尚閣筆未知瞿所采著云何

三山

封禪書八神四曰陰主祠三山索隱曰顧氏案地理

雲夢樂溪談
志云東萊曲成有參山非海中之三神山也按萊陽有三架山如筆架而一云三駕山云迎唐文皇征遼駕而名當誤駕何言乎三架而三近是豈卽主陰之三山與

山繭

禹貢曰萊夷作牧厥篚檠絲史記作會絲爾雅曰檠山桑顏師古曰山桑之絲其鞞中琴瑟之絃蘇氏曰惟東萊爲有此絲以之爲縉堅鞞異常萊人謂之山繭爾雅又曰蠟桑繭讐由檠繭棘繭樂繭蛻蕭繭今

萊陽之山繭紬蓋檠繭也枚乘七發野繭之絲以爲絃殆所謂蠟繭而鞞堅者與

五酉

予初薦座師朱公論文及楊用修則曰所述如孔子陳蔡間遭五酉之侮不知其出何書比予遊燕市得孔子集語讀之亦載此事而所引出者獨闕此條之注比讀于寶搜神記得之而孔聖全書亦引此然集語則作五酋故予詩有五酋何事愁相傍之句酉酋俱通而酉優孔子曰五酉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

者老也律書亦云酉者萬物之老也酋其以言乎終
耶集語或誤

八蠶

吳都賦曰鄉貢八蠶之綿按俞益期牋曰日南蠶八
熟永嘉記曰永嘉有八輩蠶阮珍蠶三月績柘蠶四
月初績阮蠶四月初績愛珍五月績愛蠶六月末績
寒珍七月末績四出蠶九月初績寒蠶十月績凡蠶
再熟者前輩皆謂之珍愛蠶者故阮蠶種也

四柱

予嘗結星命家有四柱同而禍福異者何曰刻異
曰刻異而若之推之者以時不以刻有四柱無五柱
而惡乎知之文山贈朱斗南序云甲巳之年生月丙
寅甲巳之日生時甲子以六十位類推之其數極於
七百二十而盡以七百二十之年月加七百二十之
日時則命之四柱其數極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而
無以復加矣考天下盛時凡州主客戶有至千四五
百萬或千七八百萬而荒服之外不與焉天地之間
生人之數殆未可量也生人之數如此而其所得四

雲夢乘涉談
柱者皆不能越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外且夫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數散在百二十期中人主姑以百歲爲率是百歲內生人其所受命止當六分之四有奇則命愈加少而其難斷亦可知矣宇宙民物之衆謂一日止於生十二人豈不厚誣文山殆緘星家之舌使之橋然不下者也

滑

史記襄王十三年鄭伐滑賈逵曰滑姬姓之國正義曰杜預云滑故國都河南緱氏縣爲秦所滅按滑非

滑臺之滑滑臺有滑伯墓

靈隱警句

宋之問所得駱氏靈隱警句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李太白天台曉望詩門標赤城霞樓棲滄島月最相似

柳東丘記

柳文永州龍興寺東丘記末忽作韻語曰丘之幽幽可以處休丘之窅窅可以觀妙溽暑頓去茲丘之下太和不遷茲丘之巔與乎茲丘孰從我游使韓蘇當

此必爲歌爲詩矣

織絮

史記豫州其筐織絮孔安國曰細綿也今伊陽有伊
紬其一種

中國山川

史記曰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
碣正義曰言中國山及川皆東北流行若南山首在
崑崙葱嶺東北行連隴山至南山華山渡河東北盡
碣石山黃河首起崑崙山皆東北入渤海也予以太

行爲脊黃河爲腸中水與太史合

古詩俳偶

三百篇往往有俳偶語葛覃則是刈是穫爲締爲綌
草蟲則嘒嘒草蟲趨趨阜螽栢舟則覲閱旣多受侮
不少碩人則鱣鮪發發葭茨揭揭氓則言笑晏晏信
誓旦旦黍離則行邁靡靡中心搖搖吉日則發彼小
豶殪此大兕後世律詩之祖

吹不盡燒不盡

李詩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此搗衣聲也白詩野

雲夢集卷之八
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此咸陽草也

聞雁齋筆談

鹿城張大復

櫻粟

櫻粟花之無香韻者也朱宓侯種之盈畝萬朶爛然亦足奪目鮑我生問余此堪作何比余昔過盧溝橋一庄院僧驅騾百許頭縱食櫃下其色相錯如繡始知昔人雲錦之比殆非虛妄今日所見頗爲似之二生皆絕倒

茶

茶既就筐其性必發于日而遇知已于水然非煮之
茶竈茶壚則亦不佳故曰飲茶富貴之事也趙長白
自言吾生平無他幸但不曾飲井水耳此老于茶可
謂能盡其性者今亦老矣甚窮大都不能如曩時猶
摩挲萬卷中作茶史故是天壤間多情人也

人面桃

桃之品亡慮數十絳碧天緋總堪極日然天者故是
正色耶至于人面桃則桃之變極矣瑩白如雪光浮
白外素者故艷不艷于此方之梅花則今古雅俗正

復迥然藉使敷蘼一時堪作梅嬖天天者雲從可也

戲書

梅花方開新釀方熟河豚方出水是一時絕新光景
花之有蘭果之有橄欖書之有離騷亦是從來絕異
滋味若夫花之光水之色芥茶之氣世界都空無所
着其耳目口鼻矣

又

一卷書一塵尾一壺茶一盆果一重裘一單綺一奚
奴一駿馬一谿雲一潭水一庭花一林雪一曲房一

聞雁齋筆談
竹榻一枕夢一愛妾一片石一輪月逍遙三十年然
後一芒鞋一斗笠一竹杖一破衲到處名山隨緣福
地也不枉了眼耳鼻舌身意隨我一場也

吳因之語

吳因之曰造謗者甚忙受謗者甚閑忙者不能造閑
者之命閑者則能定忙者之品此亦名言

林會元

壬辰會元林先生春其父故漕卒家貧善養其母往
往至日中不能炊先生拾穗行歌聊無怨色後官吏

部卒于邸檢之囊中僅得銀四兩幾無以殮可謂終
始一節者大學士張玉陽賞其卷批曰布帛菽粟之
文必是薦行君子張可謂知人已

聞曲

喉中轉氣管中轉聲其用在喉管之間而妙出聲氣
之表故曰微若絲發若括真有得之心應之手與口
出之手與口而心不知其所以者嘗聽張伯華吹簫
王季昭度曲庶幾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束今
日納涼張時可亭上聞徐生歌大有故人風味不覺

快然季昭歌者也微言冷詭雅宥一時後爲尼數年
化去

墨窓二僧

僧伴雲南京人長身玉立機鋒甚敏癸巳歲從雪浪
來顧余墨窓下時小雨甫晴秋氣漸肅相與談無生
理甚淡語不及之默坐若忘似一無知識者又有觀
如亦學于雪浪議論豐豐而面有不齊之色爲言其
師教人只是空諸所有實諸所無唯唯而已未一年
雲死蓮花庵如亦不知所在

錄劉洎語

唐劉洎有言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
神外勞初誰不覺後必爲累誠哉是言也生平少記
而多言每與客論難常至俯首欲睡所以損氣者甚
矣殆哉易曰躁人之辭多將以此自攷其學

鬱岡齋筆塵

金壇王肯堂

甲問乙曰吾予子千金子敬事我乎乙曰吾有千金矣何爲敬事子甲曰吾不予子千金子敬事我乎乙曰子不予我金我何爲敬事子甲曰吾與子中分千金子敬事我乎乙曰中分之則我與子等耳何爲敬事子

世宗皇帝晚年多忌諱每賓興鄉書以文涉刺譏下詔獄者非一嘉靖乙卯袁文榮公煒主順天鄉試首

藝圃齋筆麈
場首題曰仁以爲已任不亦重乎次日必得其名必
得其壽有讒于 上者日首題下文云死而後已此
攷官意在詛 皇上也 上甚怒問徐文貞公階曰
仁以爲已任不亦重乎下文云何徐對曰必得其名
必得其壽 上大喜遂不復問

今人画佛菩薩草草數筆備諸醜態前人無是也余
嘗于嚴道澈家見沈啓南補陀觀音則此老已作備
矣萬物有體萬事有法愚而自用諱拙以爲奇言之
短氣

李伯時蓮社圖後有李元中跋小楷遒勁縱逸而不
越規矩嘗于骨董吳生處見之今長洲文氏刻入停
雲館帖乃無一筆似其画則贗本也

南陽孔生爲人卜宅又单論竈禍福尤捷如影響工
部郎中間春藿邦嘗師事之得其訣以授余大抵亦
從遷移起數不論宅坐向與夫所謂宅無宅氣由人
爲以變之者旨未嘗不符合也

今于人所餽遺有不受者恒曰返璧蓋用左傳晉公
子重耳事僖二十三年僖負羈乃饋盤餐寘璧焉公

子受餐返璧是也而昧者誤以爲藺相如事乃新其詞曰完璧曰歸璧甚至曰歸趙夫秦恃彊詐而取之相如以死爭懷歸此何等事乃施用于和好之交際不亦諄哉

梵語佛陀達摩僧伽卽三寶也浮屠卽佛陀之轉音而唐人率呼僧與塔皆爲浮屠後人因承襲之誤之大者不可以不正

各義考云古人詠雪多用瓊樹瓊枝瓊瑤皆誤也瓊赤玉也安得以象雪乎按此亦太拘錢氏云詩言玉以瓊者多矣著瓊華瓊英瓊瑩木瓜瓊瑤瓊琚瓊玖皆謂玉色之美爲瓊非玉之名也許叔重云瓊赤玉也然木瓜所謂瓊玖玖乃黑玉亦非赤也

今人多呼研爲研瓦此唐人語也邵伯溫云非謂以瓦爲研蓋研之中必隆起如瓦狀以不留墨爲貴百餘年後方可就平古人用意于一研尚如此况其他乎今之作僞者輒窪其中若曰然以示古又暴烈日中乘其燥渴而飲之以墨爲墨鏞皆研之賊也

